

南陽有書聲 老筆記躬耕

文不求驚世 情永在山林

李天岑

無樑房下走出的作家

耕讀傳家

十六歲那年，李天岑無意間讀到家鄉的《南陽日報》，看到上面的文章，心底湧起莫名的欽羨。於是，這個初一的男孩做起「編外記者」。看到家鄉的變化，就寫一篇通訊；從鄉親們口中聽到趣聞，就寫一篇報道。一篇，兩篇，李天岑一連寫了十七篇通訊投給報社。結果卻悉數石沉大海。他繼續寫着，鏗而不捨，直至第十八篇稿子，終於被印成了鉛字。

「我高興極了！」李天岑回憶說，那可算是我第一次發表文章，也堅定了自己走上文學之路的信心。那次投稿成功，李天岑收到了兩元稿費。他用這筆錢買了一雙膠鞋。「小時候鄉下都是土路，一遇着下雨，路就沒法走了。為了不弄壞布鞋，我每次下雨都赤着腳出門。所以，有了膠鞋，下雨天也不用光腳了。」

和大多數農村娃一樣，李天岑的童年也是在貧窮中度過的。不同的是，即使家裏再窮，父母親也堅持省吃儉用，不讓李天岑輟學。「就在我剛上初中那一年，父親得了血栓。為了治病，家裏把房上的大木樑抽了下來，去換錢。」李天岑回憶道，當時家裏幾近赤貧，自己本該輟學回家，但父母都堅持要自己讀下去，全家人都堅信讀書才能有出息。

「南陽啊，有耕讀傳家的風氣。一家農民，即使再窮再苦，都會努力供孩子讀書。」李天岑說，為了換取學費，母親一年都不吃一個雞蛋，而是將所有的蛋都拿去換油換鹽換針線，以及自己上學的學費。

在《三山凹》中，李天岑生動描繪了主人公柳大林的媽媽，她為了兒子和家庭，一輩子辛苦操持、任勞任怨。李天岑說：「我寫柳媽媽的艱辛，事實上，就是在寫我母親的艱辛。」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等待文字從心底蹦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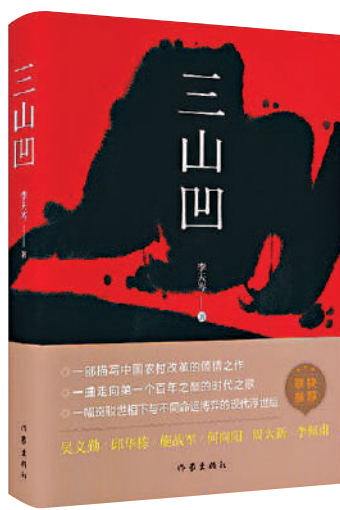
從容寫作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今年適逢建黨百年，談及如何以文學記錄時代、以文化映照人心的話題，李天岑表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今天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作家有責任把黨領導革命、建設國家的卓絕歷程反映出來，並以此進行愛黨愛國教育。

對於青年作家的成長問題，李天岑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年輕作家切忌一個『急』字，不要急功近利，不要急於求成，更不要老想着一夜走紅，要徹底拋棄那種『一部書主義』，而要踏踏實實，從容寫作，拒絕跟風，也不要考慮是否暢銷的問題。」

在實際創作中，李天岑自己就是以「穩」著稱。「每次寫小說，我用於構思的時間都比較長，我都要等到那個稿子好像要從我心裏蹦出來了，再動筆。而且我的寫作帶有開放性，每次有了一個創作靈感，我都會去找文學上的朋友談，聽聽他們的意見，自己再想，覺得想好了，再找他們談。他們往往都以為我已經動筆了，其實我還沒開始寫呢。」李天岑笑着說。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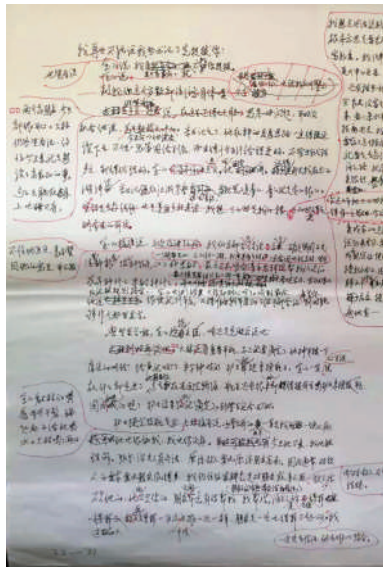
▲李天岑著《三山凹》，作家出版社。



▲《三山凹》封底設計頗有意蘊。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青年時的李天岑（左）和表哥的合影。



▲《三山凹》部分手稿。

去年五月，立夏後的第二天，氣候宜人。當晚，李天岑依舊在桌案前筆觸搖曳。時入子時，作家終於放下筆，長吁一口氣。他抬頭看了一眼高擡的手稿，又低頭看了看握筆的右手，才發現右手小指已經嚴重彎曲變形，但他沒有驚訝。這一晚，作家終於完成了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三山凹》。他對於中國農村四十多年來的體察與思考也終於變為鮮活的文字，可以呈於世人眼前。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李天岑喜歡構思成熟之後再動筆。

李天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出生於河南鎮平的他，從小熟稔田間地頭的一切，一邊讀書一邊勞作是他兒時最清晰的記憶。二十歲參加工作當工人不久，李天岑就步入行政工作崗位，後來一直在河南南陽任職。不管人生如何兜兜轉轉，李天岑始終堅守自己對於文學的熱愛。

在南陽為官，既從政又為文的經歷，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南陽諸葛廬」主人——智聖孔明。說起諸葛亮對自己的影響，李天岑說，「雖然諸葛亮對我的寫作，談不到具體的影響，但是他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卻無時無刻不在激勵着我，特別是指引我的寫作和工作，都要忠於祖國、忠於人民，決不能有半點含糊。」

數十年來，李天岑先創作了《多餘的介紹》、《找不回的感覺》等短篇小說，繼而又寫出《人精》、《人道》、《人倫》「人」字系列「三部曲」，各種文學作品接近400萬字。不過在李天岑所有作品中，《三山凹》最有集大成的意味。

農村題材小說的突破

相比書的封面，《三山凹》的封底有更多的信息。抽象且棱角分明的重重遠山，三個男人以不同的姿勢並列其間，或蹲或站，高低錯落，或許是對三人命運的某種隱喻。封底上的幾行文字寫到：「三山凹是一個被改革浪潮推向大世界的小山村，村裏有三個同年出生一起長大的異姓『髮小』。他們與命運的洪流搏擊，以相同的人生起點，走向了不同的人生結局……」（編者註：「髮小」是北京話方言詞，指從小一起長大的玩伴）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評價《三山凹》：「它立足現實，以生動的筆觸書寫了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到十九大之後四十多年來鄉村的變化，這裏面不僅有鄉村生活的圖景，更包含了人的精神面貌的巨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也指出，《三山凹》由三個髮小的成長經歷寫出改革開放四十年農村的變革與變化，作品把農村的命運以及新政的出台、時代的變化寫得比較充分。

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雖然有很多農村題材的佳作，但卻鮮有如此長時間跨度的筆觸和視角。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山凹》實現了對中國農村題材小說的一次突破。

將人物故事置於大時代

可以說，對農村的關注，既是李天岑與生俱來的情愫，也給他帶來寫不盡的富礦，更飽含了作家心底濃濃的情懷。在李天岑看來，四十多年來，中國農村發生了兩個主要變化。「其一是外在的變化。原來破落的鄉村變成了美麗的家園，道路暢通了，環境改善了，房子也從茅草房變成了小樓房。農民出門不是開小車就是騎摩托。其二是內在的變化。農民們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精神生活也豐富了，文明素質也提高了，也懂互聯網了，會上網做電商了，不再是只會種田的農民了。」

就李天岑個人的創作而言，《三山凹》同樣與眾不同，「我過去的作品，都是就着人物寫人物，就着故事說故事，但《三山凹》時時處處都把人物和故事置於大的時代背景下，所以格局更大，立意更高。」當被問到可以給《三山凹》打多少分時，李天岑表示，作品是給讀者看的，讀者才是評卷人，還是讓讀者打分。

部分圖片：受訪者提供

編者按：

在中國文學圖譜中，廣袤的農村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母題。從《故鄉》到《創業史》，從《白鹿原》到《平凡的世界》，這些作品不僅清晰記錄着中國鄉村的風物之變，還以其日益純熟的敘事技巧推動着中國文學的演進之旅。農村四十多年深刻變遷的體察和思考，亦全部融匯在那一道道深邃的山凹之中。

近日，《三山凹》作者、著名作家李天岑在北京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這位出身於山村、長年工作在基層的作家，談起中國農村的林林總總，依然中氣十足、話題綿延，而他對於中國農村四十多年深刻變遷的體察和思考，亦全部融匯在那一道道深邃的山凹之中。



掃描 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



▲數十年堅持手寫文章，李天岑右手小指已嚴重變形。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新書推介

《一對絲襪，一杯奶茶》

香港的奶茶，俗稱絲襪奶茶，其製作技藝，獲評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若從一片滿是殖民歷史的亞洲回望這杯非遺奶茶，一杯奶茶，還關乎鴉片、戰爭、階級，以及人與奶茶如何從一個城，流動至另一個城。

《一對絲襪，一杯奶茶：奶茶流動的故事》由香港出發，以訪問為藍本，嘗試書寫奶茶裝載的生命，道出三地移民故事：香港篇講述一位生於潮州的小販，如何在英殖香港創造一杯屬於工人，以至民間的絲襪奶茶；馬來西亞篇中，華人和印度人在英殖時代留下的階級秩序之間，坐在同一個茶檔，喝着不一樣的奶茶；泰國篇講述當泰式奶茶成為珍珠奶茶時，曼谷正走向全球化，而一位賣珍珠奶茶的曼谷女孩，正像其他青年一樣，渴望走向世界。

本書每個章節設有「奶茶筆記」，介紹港式奶茶背後中西交錯的歷史，並跟印度奶茶、拉茶、泰式奶茶等作對照，思考它們在歷史文化意義上的異同。

►《一對絲襪，一杯奶茶》由中華書局（香港）出版，隨書附送掛耳茶包，可自行沖泡港式奶茶。



▲李亞妹著《一對絲襪，一杯奶茶》內頁。

《負動產時代》

年輕時拚力買下昂貴的房產，想着退休以後能和家人一起頤養天年；經營多處房產，期冀子女日後能靠房租公寓多一份收入和保障；未加深思便繼承了故人遺產，以為房產再多一兩處又何妨。但曾經的「土地神話」已化為泡影，截至2018年全日本空房率達到13.6%，再次刷新歷史峰值。

當年高位接盤的人，後來都過得怎麼樣了？眾人趨之若鶩的房產和土地為何會淪為避之唯恐不及的燙手山芋？人口劇減已成定勢，日本多地卻仍舊頻現房地產熱潮，背後交織着哪些不為人知的利益暗流？

日本《朝日新聞》大型連載「負動產時代」，由第一線記者走訪大量房主、政府機構、不動產中介，並遠赴德國、法國及美國，採訪國外的相關經驗和做法。本書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增補和調整，通過一手資料和真實案例，深入分析日本「負動產」的成因、現狀以及可能的解決方向，全民買房時代究竟該不該上車？《負動產時代》或可以給出答案。



▲《朝日新聞》採訪組著，郎旭再譯《負動產時代》，中國紡織出版社。

▲《朝日新聞》採訪組直擊日本國民熱議話題，編寫出《負動產時代》。